

尋尋覓覓你在哪？

· 陳永娃 ·

本文作者是抗戰時期的空軍幼年兵。



二戰末期，我國空軍成為接受美援的軍種，但所支援的機種與數量，都由供應國決定，並非我國自由選擇，在美國協助下，制定中華民國空軍飛行部隊應為八個轟炸大隊，外加一個偵察機中隊，即所謂的「八又三分之一大隊」；飛機從民國三十三、三十四年陸續運抵我國，其機種為P-51型機；抗戰勝利後，我空軍接收一批P-51型機進行剿共戡亂，誰知美國在國共戰爭末期，發表對華關係白皮書，停止對中華民國一切援助，國民政府在孤立無援的情形下，原本戡亂作戰卻急轉直下，成為中華民國求生存之戰，最後局勢逆轉，中共竊取政府播遷來臺，而最後一批美援飛

機，卻大江南北尋找，就是找不到中華民國空軍，因為當時國民政府從南京、廣州、重慶一路轉進到臺灣，空軍一再遷移，就找不到收貨之人。

這就是軍人盡責與可愛之處，美方人員必須要履行使命，完成這趟裝備移交任務，只好跑遍東南西北「尋尋覓覓你在哪？」盼著接收人員趕快出現，他們才可以回家；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韓戰爆發，「抗美援朝」的一方絕對不是中華民國，那可是霸占大陸的中國共產黨，老外可總算明白要將飛機交給誰了，於是興高采烈直奔高雄，找到我國空軍人員。

但我國空軍官兵亦是忠心耿耿，為了核實接裝單位，協助老外四處查找，得到的答案皆是「查無此案」，遂拒絕接收，要知道若是私相授受，那可是犯法行為；因此，這些老外「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感覺自己像是在追尋拒婚的大姑娘，害得美方人員長途追尋，總感覺「這姑娘可能還會逃婚」，後來我國空軍高階長官出面接洽，決定暫時由臺南第七供應處保管接收；那時國家正處於戒嚴時期





為避免人員滲透，當時登上美方船艦接洽P-47型機的人員，都核發工作證，以資識別。

，為避免敵人滲透，凡是登上美方船艦均核發工作證，以資識別。

因為筆者略懂一些英文，又具備基本的下層執行技術，有幸參與接機這一職務；然而登上船艦一看，原來是老友重見（意指修過該型飛機，猶如老友重逢），因為我曾在抗戰時期，維修過P-47型機；不過困難的是，此型機以塑膠塗在表層，那時高雄尚無機場，為運送到空軍基地，就必須將機翼拆卸後，裝載於平板車，透過公路或鐵路送往臺南機場，抵達後再重新予以裝配。

這都是技術上的問題，我國協調美方，一致決定這麼做，首先將兩側翅膀卸裝於拖車平板車上，幾十輛平板車由憲兵車負責開道，浩浩蕩蕩開

往臺南機場，好在我國公路當時車輛不多，一路暢行無阻，很順利的送達目的地，重新裝備成機，P-47是螺旋槳戰鬥轟炸機，引擎是十八缸星形發動機，配有八挺五〇重機槍，可配備火箭、副油箱或二千五百磅炸彈等武器裝備，並配有飛行頭盔，此機使用氣泡型座艙罩，視野非常廣而便於索敵，其瞄準儀呈十字形準星，有一個光點可結合上述的武器優勢。

當時雖然我只是一名低階的中士機械士，卻立誓一定要將各種飛機維修妥善，不斷精進技術，保障飛行員的生命安全；即使該型機速度比中共米格十五慢得多，我國空軍英雄毛節盛少尉仍於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十一日締造擊落乙架米格十五的紀錄，猜想當時戰勝的原因，應是高速飛機要射擊低速飛機很難——因為噴射機一旦減速射擊，再重新加速會有延遲時間，此時容易成為打擊目標；由此足見，即使飛機性能弱於他人，只要充分瞭解敵我飛機特性，仍能創造有利態勢，以劣勢武器裝備克敵制勝，正如孫子兵法所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在時間的流逝下，這位空戰英雄逐漸被國人所遺忘，但這一批自美方接收的P-47型機，經過我們修護人員裝備、檢修、試車，讓各飛行大隊順



空戰英雄毛節盛於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十一日駕駛P-47擊落米格十五型機乙架，民國四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再度駕駛F-86擊落中共米格十七型機乙架。



利飛返各駐地，對於保衛風雨飄搖的中華民國可謂功不可沒（當時國民政府轉進臺澎金馬不久，中共仍積極密謀攻打我國），讓中共不敢輕越雷池一步，其歷史定位不言而喻。

附記：

筆者是抗戰末兩年，響應蔣中正總統「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幼年兵，曾參與抗日戰爭「獨山戰役」及空軍航六所的機械中士，曾在臺南第七供應處服役，感謝趙

大隊長的照顧提攜，讓我順利完成大學學業，戴上方帽子。我曾經考上機械正科以及「老頭班」，但遲因未能任命，我等不及考上中正理工學院，因此獲得大學學位。

會知道這些空軍過往，是因為當年筆者親身參與；說來也特別，當年負責空軍工作的重要位置，普遍年齡不高，尤其以低階軍士官居多，比如抗戰奉派接收山東濟陽第九地區司令部的郭漢庭上校、四川成都航六所上尉所長、濟南失守突圍到青島報到的中隊長于宗謙上尉以及筆者接收日本空軍事務竟然只是一名中士，年紀輕輕卻擔任國家各方面重任，足見當時十分缺乏中老年人，猜想可能是長期抗戰，人員犧牲太大所導致。

筆者過去在大陸時期，家住浙江杭州，曾親眼見到空軍第四大隊飛行員在笕橋上空為國英勇作戰，內心暗自下定決心從軍報國，並於幼時響應蔣委員長號召，在空軍服務大概十年，協助拯救國家於水火，當時官階為空軍機械中士；其後筆者考取中正理工學院，畢業分發至陸軍，官拜上校退伍，但由於早年經歷，筆者仍「心繫空軍、熱愛空軍」，希望將早年從軍見聞，分享給全國民眾知悉，讓人與三軍官兵增添相關知識。

筆者理工學院畢業玉照。



在筆者與所有修護人員的努力下，P-47型機復原完成飛返各駐地，對當時保衛臺海安全發揮重要作用。

